

穿花戴銀

貴州施洞苗人的銀飾

何兆華

本次展覽以銀燦黔彩作為主題，恰好說明中國西南服飾中，銀飾作為妝點人群及彰顯價值的兩個層面意義。本文以貴州省黔东南州台江縣施洞鎮的民族誌為例，說明銀飾的來源、製作、使用及社會生活的面相，除了指出銀元與銀飾的關係外，也說明銀飾作為保值，及彰顯多富美的社會價值。

施洞是貴州省黔东南苗族自治州台江縣縣城北四十公里清水江中游的市鎮，此地約一萬三千七百人，有苗、漢、侗、布依等民族雜居，但以苗族為大宗。人們素來用「地無三哩

平、人無三兩銀」的俗諺來描述貴州的風土與民情。施洞地處黔东南州雲貴高原的向湘桂丘陵盆地過渡地帶，由地理上來看，的確崎嶇不平。但對於另外一句諺語「人無三兩銀」，則

啓人疑竇。當我初次在農曆三月的姊妹節，看到超過兩百人以上穿著全身華麗又高聳的銀衣時，一直覺得不可思議。

從歷史上得知，清末隨著清水江

木材、桐油貿易，以及鴉片的買賣，使得湖南常德、洪江的物資，得以漸次進入施洞。村寨中不乏因貿易而發跡的大戶人家。（台江縣志編寫委員會，一九九四：四二）然而，五〇年代後，隨著禁種鴉片、禁採林木、禁止市場、禁止遷徙後，有了劇烈的變化。八〇至九〇年代，改革開放後，觀光以及打工的開放，則引發另一波社會變遷。隨著九〇年代，打工潮、大量的觀光客與收藏家的湧入，這個山城小鎮有了前所未見的致富機會。由打工所賺取的熱錢，不但使得塘龍村的吳家銀匠村得以形成，也讓展示華麗的銀衣有了新的意義。

銀匠所帶出的物質與技術，同樣影響著這群人的區辨。銀匠一向是父子相傳的技藝。八〇年代末，開始有非銀匠家庭的人——吳生銀（指的是我田野時居住的吳生銀），到鎮遠金堡學習這項手藝，並帶回來傳授給其他人，改變過去父子相傳的傳統。此外，施洞芳寨的銀匠劉先生，為因應表演形式的改變，將西江、黃平的銀冠形式融入施洞的銀角，讓女孩們能

在歌舞場更方便穿戴的，也創造銀飾的潮流。

對施洞人而言，銀飾不是奢侈品，而是保值品。成色越高越有價值，施洞人說：九九純銀是用來「做人」的；鍍銀的飾品則是用來「匡娃娃」騙人的。打工女孩在姊妹節穿戴高聳華麗的九九純銀做的銀飾用以顯示自己的勤奮，同時顯示仍然對傳統社會價值的認同。到城裡做生意的女人，在回到施洞當地時，並不以穿戴厚重華麗銀飾炫耀，而是以精緻細膩稀有，但仍是九九純銀做的銀飾用來顯露自己的地位。因此，在參與施洞內部的節慶時，不會有人穿戴「鍍銀」的飾品，也不會有奇裝異服。但出了施洞到外地後，打工女孩的穿著與一般社會無異的流行服飾。但相反地，做生意的女人，在面對觀光客做生意時，則很高調的穿著傳統繡花衣，並戴著鍍銀的飾品，以招攬生意。這些鍍銀的飾品，則完全不會在施洞內部節慶時展示。有趣的是，他們出了施洞以後的裝扮，則開始亂套。原本一些不會出現在施洞人服飾

的項目開始出現，如白色的褲子、鍍銀的飾品、創新的他族少數民族服等，透露一點混搭與流行的特性。甚至，在不做生意時自己要去看光時，則穿起名牌服飾，把苗族傳統的髮型放下，與大都市的上班族無異。

銀、銀飾與銀匠村

施洞用銀的量十分驚人，但令人驚訝的是貴州省並不產銀，施洞地方要取得銀並不容易。吳生銀告訴我早期（五〇年代以前），施洞流通銀翹寶、碎銀與銀元，碎銀、銀元通常是由貿易而來。銀元成色大約是百分之七十。銀翹寶通常由三穗取得，再由鎮遠秤重並估算成色。吳勾德則說過去（八〇年代）有湖南的商人會帶著銀錠來銀匠家兜售，成色較高，可以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九〇年代銀條開放買賣以後，成色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為避免兜售商人造假，吳生銀則是自己親自跑到湖南或廣西的國家買賣局去買銀條，以便回來加工。對施洞人而言，銀子與銀飾是不同的。只有當銀元轉換為銀飾後，才是

表二 施洞地區流通的銀元

銀元	別稱	年份	重量	成色
香港造上海壹兩銀元*	上海壹兩銀元	清同治五年 1867	36.8	98%
光緒元寶	北洋	光緒34年	庫平一兩	88%
光緒元寶	龍洋	光緒	庫平七錢二分	88%
光緒皇帝遺像紀念幣*		1908		不詳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	孫頭	民國元年 1912	庫平七錢二分	89~90%
袁世凱頭像銀元	袁大頭	民國3年 1914	庫平七錢二分	88~89%
袁世凱頭像銀元	袁大頭	民國8年 1919	七錢二分	88~89%
貴州銀幣	汽車版	民國17年 1928	八錢二分 25.63克	78.21%
帆船銀元	孫頭、船洋	民國21年 1932	26.697克	88%

*可能為擬做的銀幣

資料來源：本研究

過四兩，私人餽贈之銀質器皿不超過二十兩，但不准私下交易（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八a：五〇九）。但少數民族區域，尤其是黔東南地區，仍然私下以銀元兌換人民幣。如一九五七年之間，一銀元可

兌換二至四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時公務人員一個月的薪水。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間，一銀元可兌換五至十六元人民幣，一兩銀飾仍可兌換十元人民幣。此時，地方的銀匠也開始私下恢復以銀元熔造銀首飾業務。一直到我在做田野的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我仍然看到當地人在婚禮上，會以銀元當禮金，餽贈給新人。一九八三年所規定的金銀《管理條例》，允許銀匠可代客加工和修理金銀制品，但不得買賣（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八a：五一一~五一二）。如果不得買賣，那如何交易？吳生銀告訴我「調銀」是當時可行的方法，且在施洞行之多年。方法便是拿等重的銀元交換等重的銀飾，再貼補工錢即可。如果要換成分好的銀子，則要補貼銀元成分不足的差額，是為「貼水」。現在有一些老太太想要將老銀飾翻新花的，也會根據當時銀子成色與現今99.9%純銀的差額，要求貼水。對施洞人而言，銀飾是保值的貨幣，甚至比金子還重要。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對金銀採取凍結管理。但在少數民族區域，則允許人民儲存。一九五二年土改時期，全台江縣搜刮出銀元五九七二八·五元，銀子六六二〇六兩，金子四七·一九兩（貴州省台江縣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四：七二六），其中以施洞、排羊、方省三鄉鎮居首。同時自一九五九年起，由州政府撥放白銀給台江縣民貿易局，在委由施洞、排羊、方省的銀匠執行長年加工的業務。在「一五時期」（註三）州撥白銀四四八千克，年均八九·六千克，加工銀飾四六一八件。在大躍進時期，撥銀一二五千克，加工銀飾品一一三六件，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間，以票據發放方式，優先供應貧下中農婦女選購。文化大革命期間，撥銀一六二千克，加工銀飾品一四七二件，一九七七至一九九〇年，撥白銀八四六·六千克，加工銀飾品一·五五萬件（貴州省台江縣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四：四六二~四六三）。

二、銀飾

銀飾品在施洞的一般家庭並

表一 含銀成色較好的銀元

銀元	別稱	年份	重量（克）	直徑（cm）	成色
墨西哥銀元	鷹洋	1823	27	3.9	90.4%
香港銀元	港洋	1866	26.5	3.86	90%
英國貿易銀元	站人洋		27	3.7	89.94%
法國貿易銀元	坐妝洋	1885 1887	27 27.215	3.7	90%
香港造上海壹兩銀元	上海壹兩銀元	清同治五年 1867	36.8	3.9	98%
光緒元寶	龍洋	1890~1908	27	3.95	88%
大清銀幣	大清國幣	1910	27	3.95	90%
宣統元寶		1908~1911	27	3.97	88%

資料來源：貴州省金融志

寶、碎銀改變到銀元、銅貫錢，銀元使用了最久。甚至國民黨與共產黨交替的時候，真正能交易的還是銀元。一九五〇年禁用銀元以前，銀元一直是通用貨幣，到共產黨統治後才改變為人民幣。（註二）然而銀子的價值並非固定，看秤與看色就成為辨認並評估銀子、銀元價值的依據。（註二）自光緒年間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貴州省內流通的銀幣，既有英、法、日、墨西哥等國的鑄品，也有國內中央政府與各省的鑄幣。雖然型態相同，但圖案各異、成色不等。因此，在貴州省境內以孫頭、袁大頭為正版，其他為雜版。流通時，雜版需貼水方能使用。據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統計，在貴州流通的中外銀幣共一百五十餘萬元。（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八a：二三）

老銀匠吳勾德告訴我，在施洞鮮少看見鷹洋、港洋、站人洋、做妝洋，但這些都是銀子成色很好的銀幣，尤其是上海洋，比較常見是龍

洋。（表一）銀匠手上通常會留著銀幣，用來釘在立房的樑柱上，以及在婚禮上當賀禮。對於大多數的施洞人，最方便的方式便是將五〇年代以後不能使用的銀元拿出來重新熔鑄掉，以製作銀飾。大量在施洞地區流動的是光緒元寶、孫頭、袁大頭及貴州銀幣，其中貴州銀幣的成色最差。另外，光緒皇帝遺像紀念幣雖然許多人認為是擬造的，但許多人還是想擁有。我在田野的市集當中，仍然看到有人把家裡的銀元拿出來調換。（表二）將這些銀元拿回銀匠吳生銀家後，吳生銀告訴我這些銀元的成色不高，且含有雜質。如果是當地人想要用銀元調換成九九純銀的話，對方應該要補成分不足的差額，這是當地人「調銀」的規矩。此外，調銀是以時價來計算，因此當地人也知道如何運用價差來調配買賣的時機。

根據一九五二年頒佈的《暫行辦法》，個人配戴的金首飾不超過一兩（三一·二五克），銀首飾不超

真正能保值的財產，在沒有轉換為銀飾之前，錢是可以流進與流出的。

一、銀元

晚清到民初交易的貨幣，由銀翹

年時張務英戴的要更高大。其中最難的是上面雙龍搶珠的圖案，他因為會自己畫花樣，所以就能做出高聳的銀角，但沒想到，現在的銀角的高度，比他做的還要高出兩倍。吳勾德認為從一九八三年起，恢復節慶、開始有日本觀光團來施洞參觀，開始又讓大家對銀飾多了許多熱情。八〇年代，只有可以穿起全身銀衣的人可以上場，張務英的女兒，劉嫦，當時十五歲，就是其中一個。（圖四）高聳的銀角以及粗的麻花項鍊、綴滿銀片的銀衣開始流行。這時候的銀子成分明



圖三 1983年施洞姊妹節吳勾德的女兒 作者翻拍自田野報導人照片



圖五 在姊妹節遇到的一家四姊妹 作者攝



圖四 1985年張務英（左）與女兒劉嫦（右）迎接日本來參觀的賓客 作者翻拍自田野報導人照片

我在張務英家看到一九八七年劉嫦被刊登在日北旅遊雜誌封面的照片，我詢問張務英這些銀飾是否為家傳？張務英告訴我這是集兩家（劉家、張家）的銀子才有的，土改時藏

潮後，有了急遽的變化。

顯提昇，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純銀。吳生銀提到一九九七年以後，政府開放百分之九十九純銀的買賣後，大家都想要把身上的舊銀換成新銀，因為這樣，銀子保值的價值才高。

我住的家主人吳生銀，是負責提

供銀皮給其他銀匠加工的人，他告訴我每二到三個月，他要用掉五十市斤（相當二十五公斤）以上的銀條。我

好奇這些銀子到哪裡去了，吳生銀在姊妹節時指給我看，那些全身盛裝的

銀衣加上飾品，通常耗資三到四萬人民幣，場面上有超過兩百人以上，還

不包括未出席的。（圖五）每個人身上至少都有三十至五十市斤以上的百

分之九十九純銀飾品。一九八〇年代以前，一村一寨只有一兩戶有銀

衣的情形，在一九九〇年代打工的熱

潮後，有了急遽的變化。

我在張務英家看到一九八七年劉嫦被刊登在日北旅遊雜誌封面的照

片，我詢問張務英這些銀飾是否為家傳？張務英告訴我這是集兩家（劉家、張家）的銀子才有的，土改時藏



圖二 1976年左右，吳生銀的女性友人戴銀飾走親戚 作者翻拍自田野報導人照片



圖一 1955年穿戴銀衣的張務英（右） 作者翻拍自田野報導人照片

不認為是奢侈品，而被認為是保值品，一旦有急難，銀飾是最容易變賣且損失較少的財產。土地改革時期（一九五二、五三）時期，地主的衣服、銀飾是會被沒收充公的，許多人偷偷地把這些衣物銀飾藏起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三年之間，由於大躍進「深耕計畫」的失敗，施洞陷入大飢荒，地主家庭只好把偷偷藏起來的衣服、銀飾拿去鎮遠金堡這種高坡地區「換糧」，一件好的苗衣可以換八到十斤大米。最嚴重的時候，一桶的銀飾換一桶的包谷。這也是為什麼鎮遠報金或更偏僻山上的地方會在八〇年代出現許多老花衣與銀飾的原因。張務英告訴我這個時期的婚禮很簡單，沒有什麼錢可繡花做衣服，人不能跑、市場不能賣，衣服最為簡化。雖然如此，他給我看一九五五年他結婚前的照片，他的身上仍有三條項鍊、左右銀簪與頂上銀角。（圖一）即便是七〇年代，在結親、走客時，仍然可以看到施洞姑娘穿戴少許銀飾的照片，銀飾以髮簪、項鍊、手鐲為主。（圖二）這時候的銀子成色

較差，大多是用銀幣翻製的，含銀成度大約只有百分之七十。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分田到戶、節慶、公路與市集的恢復，漸漸有人得錢，誇富與爭奇鬥豔的風氣又盛行了。

以塘龍而言，這種整個村子二分之一的成年男子都在打銀的特例，在施洞鎮並不多見。一年之中每六天一次的場期都有賣銀飾，儘管生意有淡旺季之別，但平均一個場期每個銀匠戶，都有六千到一萬人民幣的收入。像吳生銀這樣的家庭，在村內有十個以上，在台江縣則有上百個，還不包括鄰近的革東地區。部分銀匠家庭會遷徙到台江或凱里，以因應在大都市工作的苗族人的需求。

吳家因為是銀匠家，所以很難得地留了整套的銀衣。我在吳勾德家看到他的大女兒在一九八三年重新恢復姊妹節時的照片。（圖三）吳勾德告訴我我在這張照片上，他女兒身上的銀項鍊、銀髮簪、銀角及銀片，圖案及花色是他根據傳統樣式重新設計出來的。尤其是銀角，在一九八三年姊妹節他女兒戴的銀角，明顯比一九五五



圖七 化妝後的施洞女孩 作者攝



圖八 盛裝的施洞女孩 作者攝

打銀、做花的方法，使得花色大為翻新。
吳勾德除了承襲家傳的打銀技巧以外，同時也受過職業技術的訓練。他是村里唯一一位在文革期間，到凱里技術學校受訓的高中生。雖然當時是木工專科，但他在觸類龐通之下，瞭解了冶煉、壓模、鑄造及設計的技巧。

法。所以，在施洞的銀匠家庭中，他是少數兼具學理、技術與藝術的人。但他僅將其技藝、模具傳給他自己的兩個兒子，並不將技藝傳給外人，甚至連看都不能。（註六）九〇年代因為銀飾需求太大，一兩個老銀匠家庭無法供應，所以也就變成全村一起動員的手藝。即便如此，每家的花色還是

一個秘密，是父子相傳的知識。另一方面，因應大量的需求，吳生銀從鎮遠金堡習藝回來後，把原來的父子相傳制度，改為師徒制，並引進機械器具，改變原來的手工做法，同時他把分工的範圍由塘龍本寨擴大到革東一帶的銀匠家庭，帶起地域性的風格。（註七）



圖六 2007年施洞塘龍穿上銀衣表演的姑娘 作者攝

在牆壁夾縫裡，才逃過被沒收的厄運。因為家中僅有劉婦一位女兒，所以這套銀衣就是傳給他的。與圖一張務英的照片相比較，銀角、銀項鍊已經很不同，張務英表示這中間曾經拿舊花調新花過，也因為得到夫家傳下來的部分（註四），才能組成這麼豐厚的一套。雖然和現在相比，似乎在款式及數量上沒有太大差別，但是當時一村一寨才一套的情形下，珍貴程度自然不同。
三、銀匠與銀匠村
銀匠賺取的是打銀的工價，越複雜的工、越精細的花，需要花費較多的費用。一般而言，中年婦女愛買粗花，年青婦女則愛細花。銀花的製作中，同樣有粗細兩種活，男的銀匠通常都能製作粗活與細活，但會要求女人協助做一些綴飾或加工。一般而言，男性銀匠可以有自己的名字刻印在銀飾上，但協助打銀的女人則無。在我集中做田野的塘龍寨，位於整個施洞鎮的中部，是清水江水較深的轉折口，所以苗話也叫「dangx vongx」，苗話意為「龍潭」，但翻譯成漢話後，

就成為塘龍，過去也稱「天星寨」。在吳氏家族還沒來此居住以前，這裡是雜草叢生之地。歷經至少七代人的開墾建造後，始有今日的樣貌。截至二〇〇七年為止，整個寨子現在有六十七戶，約兩百六十六人左右。過去全寨以務農、打魚、扒船為主，但九〇年代後，有三十家戶（三十三位男人以上，幫忙的女性則不計）以打銀為生，成為黔东南州有名的銀匠村。（圖六）（註五）
從田野調查得知，八〇年代以前，整個村子只有兩戶（保金、勾江的後代）是銀匠世家，報導人吳勾德是老銀匠家的傳人，他記憶中，他的祖父輩也是串村走寨幫人製作、修理銀飾的，但在五〇年代，死於土匪的搶劫。基本上，六〇至七〇年代，是不准走村串寨的，因此，銀子的製作漸漸定下來。而這個過去父子相傳的手藝，是不傳給外人的。現在吳勾德、吳拉智兩位銀匠在塘龍仍享有正統的地位。尤其是吳勾德，他能創造並發明新式花樣與做法，使他成為銀花流行的主導。吳勾德發明許多

以外，必須洗的又白又亮，打理地乾淨整齊才可以。

對施洞人而言，真正有價值的是老花衣、新繡片、銀衣與房子。其中房子難脫手，也不願意賣，因此在急難或想要兌換現金時，最方便的便是老花衣、新繡片與銀衣。銀衣會折損工價，老花衣都在博物館了，因此新繡片成為最好的生財工具。一般而言，蓋房子、買銀飾都是具體可見的成果。但最不能預測的投資是培養一個「讀書人」，需要不斷地花錢，雖然有一個好的名聲，但實際上既看不見、也摸不著。但由於對當「文化人」的渴望，以及對這種名聲的認同，也就容忍花錢如流水的「讀書人」的存在。尤其是一胎化後，男女無法選擇的情況下，讓女孩讀大學就成了更了不起的態度。施洞人常說自己是「用錢在做人」，誰越捨得花錢，就表示誰越能找錢，顯現價值觀的改變。^[註]

作者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副教授



圖十 銀片的花色需多樣、銀泡外型不得凹凸不平 作者攝

價值的流轉

對施洞人而言，「多、富、美」仍是重要的價值，所以成色與重量上，要以九九純銀為佳。當地人甚至要銀匠在飾品內緣或手柄處印上銀匠的名字及九九純銀標記，以示負責。如果有需要，通常也會回到同一個銀匠家做修理或調換。重量上面，則是



圖九 多式樣的手鐲 作者攝

有技巧的。施洞人同時重視面子與裡子，面子是看起來面積要廣、範圍要大，所以，拉絲的、剪花的、銀片、銀泡皆屬之。另一種是要重，8字型銀鍊、麻花銀鍊屬之。（圖七、八）另外，種類要多，例如光是手鐲就要有五種以上（圖九），身上銀衣的銀片必須花色多種多樣。（圖十）除此

註釋

1. 在我國貨幣史上，白銀自漢代已逐漸成為貨幣金屬，到明代白銀已貨幣化，中國真正成為用銀之國。但實行的是銀兩制，以金屬的重量計值，屬於稱量貨幣制度，沒有踏進貨幣制度階段。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頒行《幣制條例》，正式採用銀本位，以「元」為貨幣單位，重量為庫平七錢二分，成色是90%，名為大清銀幣。但市面上銀元和銀兩面三刀仍然並用。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三年公佈《國幣條例》，正式規定重量七錢二分、成色八九〇%的銀元為我國的貨幣單位。「袁大頭」銀元就是這樣鑄造成的。但銀元和銀兩仍然並用。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國民政府公佈《銀本位幣鑄造條例》規定，銀本位幣定名為「元」，總重二六・六九七一克，銀八八、銅一二，即含純銀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克。銀本位幣每元重量及成色，與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過〇・三%，並規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銀本位幣授受，其用數每次均無限制。同年七月，國民政府實行「廢兩改元」，發行全國統一的銀幣「孫中山頭像」銀元。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又實行幣制改革，宣佈廢止銀本位。見<http://wiki.tbdbilib.com/zh-tw/%E9%93%B6%E6%9C%A4%E8%B8%E5%88%B6>
2. 秤重以兩為計，清朝的一兩等於十錢，一錢等於十分，一分等於現今〇・三七六八公克。清朝兩的重量不一，但清代人民納稅普編使用的單位為庫平，一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的規定，庫平一兩為三七・三二一公克。但光緒三十年農工商部則規定庫平一兩為三七・三〇公克。海關徵收進口關稅則稱關平，以一兩三七・六八公克為計。江南地區則普遍用漕平，一兩則為

- 三六・五六公克。現在在施洞銀飾的計算單位則為市兩，一市兩等於五十公克。在二〇〇八年的田野，一市兩白銀等於一七〇人民幣，但一兩黃金則需四〇〇〇人民幣以上。黃金價格為白銀的三十倍左右。
3. 指一九五三—一九五七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
4. 劉家因為父親輩沒有姑媽，自己也沒有姊妹，所以很自然就把銀子，傳給孫女。
5. 不同於雷山控拜銀匠村的走村流動式，目前施洞的銀匠則是居家定點式，因此，消費者隨時可以找到銀匠。因此帶出兩種不同的評選標準，控拜銀匠以製造多樣風格著稱，施洞則以銀子的純度及花樣的精細著稱。然而，這種現象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也是八〇年代以後的現象。
6. 因為我是遠方的外人、且不做同行的關係，所以看到了許多銀匠家庭的模貝。但一般而言，這部分，銀匠是不輕易分享的知識。
7. 雖然如此，但在歷經學徒手腳不乾淨（偷銀）後，吳生銀也回到父子相傳的老路了。

參考書目

1. 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志—金融志》，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2. 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志—物價志》，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
3. 貴州省台江縣編撰委員會，《台江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編撰委員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稅務志》，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